

東明聞見錄

八家集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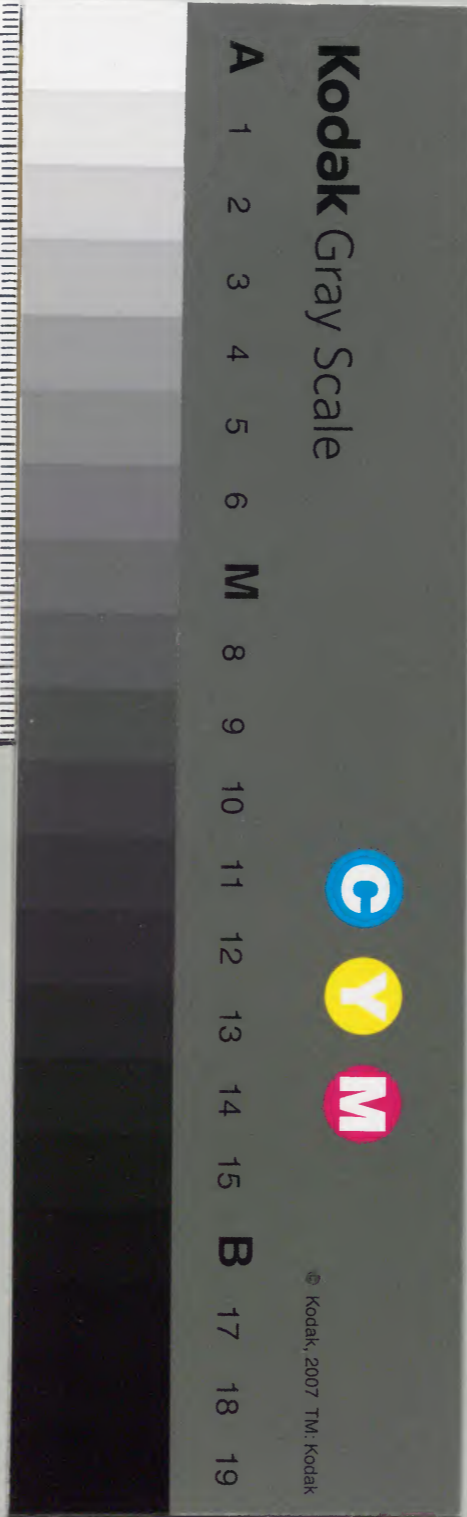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	二	二	二
一	三	四	六
六册	五架	九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二	二	二	二
八	二	四	六
函	册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48	
冊數		6	(1)
函號	286	198	

雜史 四二

東明聞見錄



八家集目錄

第一冊

東明聞見錄

第二冊

行在陽秋

第三冊

粵游見聞

也是錄

求野錄

第四冊



嘉定屠城紀畧

揚州十日記

第五冊

四王合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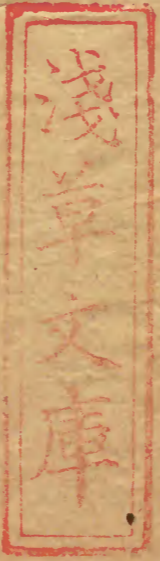
八家集目錄終

東明聞見錄一

丁亥永曆元年 魯監國二年 清順治四年

春正月帝幸桂林

清人薄廣城且急輔臣懼式耜請視師督戰士駐峽口而清人復據廣城司禮王坤趨上西避之耜夜掉小舟留駕曰我兵水路鳧至三水可上下楹也爭之不得請身留肇宗人府朱容藩曰左右所恃惟式耜一人式耜留守上行益孤亦不許上舟西耜部署五日始疾發抵梧上行又五日矣丁魁楚惑於奸弁蘇聘從梧入岑溪王化澄携中樞印去潯州西上護蹕



者惟輔臣瞿公而已上於正月抵桂藉分部守禦諭
誠楚蜀各路征鎮粵西居山川上游東決不敢仰而
攻兵士雲屯湖南北立需戰粵南寧太平出滇柳州
慶遠通黔左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標勇襲國家威惠
三百年撫粵悉受銜牒足資內備復疏請王錫衮文安
之為相周堪賡郭都賢劉遠生為六卿召給事丁
時魁掌禮垣給事金保素稱清直終制召還時草昧之
初惟瞿輔臣道守養聖德修紀綱挽人心布威武抑
權閹起用人望招徠俊傑為首務一時倚以為重朝
廷

文安之王錫衮入閣辦事

從瞿式耜請也不書原官闕疑也

湖廣巡撫何騰蛟督川廣江諸路兵馬

從瞿式耜請也晉閣學

清人入肇慶府朱治澗走

治澗字子晦浙江舉人崇禎時為肇慶府同知驟陞
兩廣總制至是終為佟李逼薙髮云

清人入梧州曹燁降丁魁楚被殺

先是人傳清兵取肇將薄梧蒼梧知縣萬思夔作一大
木龜令人牽之號于路曰降敵者似此及佟李兵進

薄梧州廣西巡撫曹煒以春秋得雋者也因輿櫬肉袒牽羊以迎曰煒不知天命不早事君使君懷怒以及下邑煒之罪也若以罪不赦俘諸軍唯命若惠邀天之幸苟保首領使得自新君之惠也涕泣不敢仰視李成棟笑而釋之兵入梧州思夔大書曹煒姓名于木龜上置諸堂道去時輔臣丁魁楚以三百餘艘載黃金二十萬兩白金二百四十餘萬兩入岑溪李成棟進及之殺而投諸河闔門無存者

清人入平樂府陳邦傳走

清人入平樂邦傳棄城趨南寧佟養甲改廣東布政

耿獻忠為廣西巡撫獻忠陝西人初任金華府同知與朱大典同守府城歷陞道陞撫降清搜布政

二月帝幸全州

平樂報至司禮王坤又趨上幸楚輔臣瞿式耜上疏畧曰上不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半年之內三四播遷兵民狐疑局促如飛瓦翻手散而覆手合又曰在粵而粵存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又曰楚不可遽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今日若輕棄則入也難今海內幅員止此一隅以全盛視

粵西則一隅似小，就西粵恢中原，則一隅甚大，苦棄而不守，愚者亦知拱手送矣，不聽。

以兵部尚書瞿式耜留守桂林。

式耜知駕不可留，請身留桂，遂勅耜為留守，特賜尚方劍，兼文淵閣大學士，便宜行事，各路悉秉節制，復疏請上輜蹕全州，以扼楚粵之中，內外兼顧，楚奉威靈，近奮氣而下，粵士知法，駕未遠，踴躍以恢東。

三月，清人犯桂林，留守督師瞿式耜帥師大敗之。

清從平樂直入桂林，虛無甲兵，留守連檄召焦璉，駐別縣黃沙鎮，聞召即率騎三百人來，時山水汎溢。

殉國之臣如瞿
何三公不讓文山
之節而智略過

又如張同翰黃
道周劉宗周
忠膽原

士卒俱從水中行百里，水及馬腹，至江無舟，搜村落得漁舟二小艇，士卒次第渡畢，璉乃渡。以三月初十日薄暮抵留守府，留守懼甚，拊其背而勞之。如家人父子，翌日遣人於大墟運糧，而清兵數萬猝至，一卒倉皇奔報，氣急舌結，喘息僅屬，東西指曰：虜。留守笑曰：虜至耶？何張皇若是？清騎數十乘虛突入文昌門，留守署在城東樓下，清人已登城樓，一矢集留守綸中，留守叱曰：狡虜敢乃爾！呼焦璉，袒臂控弦提刀至，留守門，挽弓自下射一酋，顛，清矢集屋上，或中免謁牌，璉發數矢，敵應弦而倒，清騎乃下城，短兵接戰，時城

中乏食璉所統三百人方糜粥畢猶不知清騎已入
 閉城門清餘騎由是不得出繞城走璉復殺數人清
 騎復上城挾馬越城下奔大軍璉即麾三百騎大呼
 殺出清兵自渡江東未有執衡者見璉方錯愕璉引
 騎直貫其營左右衝突所向披靡自寅至午斬首數
 十級衝清兵為三清復合兵圍之璉又大呼殺入戈
 刃所及血雨肉飛殺數千騎清人膽落留守復率士
 民擊金鼓從之以助軍威追殺數里清以數十騎遁
 去斯役也璉以三百騎破清兵數萬桂林得全南渡
 以來武功第一

安國公劉承胤遣兵次於桂林

先是留守疏請詣全徵兵承胤從武岡入猶尊朝廷
 遂司禮王坤為竊天子權面叱周昂潮為奉子鼻息
 雅重留守發兵數千援桂

詔晉瞿式耜武英殿大學士少師太子太師不拜兼
 上遣官敦式耜入行在嚴教甚備不敢奉召以守桂
 功進官不拜

吏科給事張家玉恢復博羅縣清兵至復陷家玉死之
 家玉癸未進士廣州新會人也官侍讀兼吏科給事
 誓不降清起兵海上沿海諸縣旋復旋失志不少挫

復恢博羅縣慷慨賦詩自必死已而清兵追及斬之懸首通衢顏色如生

夏五月劉兵亂守將焦璉逐之

承胤諸部至桂挾餉不出兵留守搜庫藏而外捐囊萬金夫人邵捐簪珥數百兵卒不肯出與焦兵主客不和譁變擊關掠市而去

帝幸武岡改為奉天府

劉承胤請以金吾郭承昊馬吉翔嚴雲從封伯御史毛壽登叅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援邊例吉翔等疑疏出劉湘客指周鼎瀚遂羣嗾承胤逼上立下廷杖旨

縛壽登湘客及御史吳德操萬六吉于行在午門外朝諸臣亦跪午門外伏地不起申救乃免四臣俱落職承胤益橫遂攬大權挾天子幸武岡留守瞿式耜疏留蹕全陽曰聞郊禮成即圖移駕不知將回桂林耶將幸武岡辰沅耶夫上原以恢復兩粵為心不徒西粵未恢未可移駕即東粵未恢且當駐全也不聽竟蹕武岡專官再從留守入直留守不奉召
清人犯桂林留守督師瞿式耜帥師大敗之遂復陽朔平樂

清遣恭王孔有德淮王耿仲明治王尚可喜取湖南

諸府進取廣西全州將抵桂林五月二十五日偵兵
變積雨城壞遂大闌入薄城下環攻文昌門吏士失
色時焦璉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肘奮臂而呼督師撫
按肘羽股石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中馬騎清勢稍
却乃出城戰擊殺數千人自辰至午不及餐將士枵腹
留守括署中米蒸飯親出分哺將士益樂用命向晡
雨未息暫出兵明日復出戰璉奮刀直入橫衝其
陣清人大靡棄甲曳兵而奔留守先令路將馬之驥
伏于隔江聲相接勢倍振清人初分路從間道粟木嶺
來之驥待銃一決疾馳渡江運棚提韃連斃三人

清人氣奪大北追殺二十里而還孔有德敗時望虞
山樹木皆以為天神幾為焦兵所及自此不敢窺桂
云是三月之內危于清亂于兵留守從容指揮乃得
底定璉久將桂得桂人心留守以國士遇之故得其
死力璉乘勝遂復陽朔并下平樂

征蠻將軍思恩侯陳邦傳復梧州

時懷集縣丞徐定國向匿山中誓不雜髮至是引兵
復懷集縣廣西御史魯可藻督師復賀縣富川引兵
至平樂與焦兵會陳邦傳由賓榔及尋州清人大懼
其巡撫耿獻忠遁還廣州遂復梧

自古忠臣義士到此
每策可施只待後
一腔熱血於何地耳
與

旌保極功封瞿式耜臨桂伯焦璉新興侯式耜辭不拜
疏曰本朝封拜文臣自王威寧五新建外指不多屈
或憐臣死守孤城謂省會無虞不妨破格以行鼓勵
其如貽笑四方向不允復疏報軍情曲折并自劾曰
自二月十五日移蹕之後以迄五月二十九日凡百
有六日矣此百六日中遇虜變者二遇兵變者一皆
極危險萬死而無一生之望者夷狄患難變故當前
總辦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
不徒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
療也心無神之病不可醫也又曰臣所依恃者皇上

皇上駐全猶有見天之日駕既幸武臣復何望再請
返蹕全陽不聽

以魯可藻巡撫廣西

可藻和州人以明經授新城縣有政聲考最陞御史
巡撫廣西留守叙軍功拜是職

秋八月劉承胤叛降清奉天皆陷清人殺之

動鎮劉承胤弼鐵棍擁重兵善健鬪然子女玉帛過
多愛恋恐失遂出降清上倉皇出走清人入武岡利
承胤之貨伴與結盟數月後召與飲宴殺之

清人執吳炳

上之出也百官俱未之知吳炳以疴疾留逼之薙髮
投誠未逾月病死

帝幸柳州

承胤之降也百官未知上先知之獨與太后倉皇出
奔惟錦衣衛馬吉翔步從百姓獻雞黍土司獻金刀
上皆慰勞之崎嶇險阻由武入粵瞿留守遣人間道
請由古湓還象州入桂上次柳州留守極言不可他
移一涉黔滇地荒勢隔忠義心渙三百年之土地僅
存粵西一綫返蹕收復號召聯絡粵師出粵以恢江
顛楚師出楚以恢武荆再疏請迎極言粵西之山川

錯簡

而還諸帥連營而軍如天津閣道亘三百里清人退
入楚

帝還桂林

劉湘客作留守傳詳其事曰自十一月上自象蹕桂
自春徂冬公不徒治軍而兼治民身在危城念切廷
陛公曰所重者在外猶在內也司禮龐天壽七月請
催兵下梧久在粵舊司禮王坤被劉承胤逐者復入
自武岡至柳至象票擬皆全粵馬吉翔手也公欲上
攬大權明賞罰嚴好惡親正人間正言威德兼行以
服遠近其政事之得失肇慶時爭而得者十半茲爭

而不得者十半。閣擬多改票，借曰上意，爭而不勝。其爭者更十之九矣。公歎曰：勲帥異懦，親望詎非朝廷之。處置無以服其心耶？騰蛟再督師出，全兵益不睦。焦璉下平樂，永忠壁興安。公憂勞于密勿之間，每日既無以挽政事之得失，又無以輯和勲鎮之心。在內在外，兩無所得。心、倪、搏手奚補哉！五鼓肅衣冠而起，黎明入閣，夜分始歸。處流極之運，肅然如治朝也。視上動靜，審上飲食，雖美瓜燒餅，非時且進，上不食，不敢先食。家人凜、操作猶孝子之事嚴親也。各路奏使，延之入語，計道路遠近，給發路糧。江閩廣浙

形勝兵馬人情俱有可恃。年時豐稔，飛輓有資。上三勅召留守，留守不赴。

督師閣部何騰蛟來桂林。

督師何騰蛟新叅嚴起恒，咸至桂。南安侯郝永忠率兵驟至，疑主兵不相容，大不安。瞿留守加禮撫慰，永忠樂為之用。宜章伯盧昂亦至自楚，留守復疏請蹕。極言柳州猺獞雜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虔鄰黔蜀南寧地逼交夷，壞遠勢僻難圖，中興不可遠幸。邇來將士瞻雲望日，以桂林為杓樞，道路臣僚疲趼重繭，以桂林為會極。江楚民情尚以桂林為拯救之聲援。

騰蛟與永忠鼎璉等俱分防住汎可圖恢復不聽
帝次象州

覃裕春子鳴珂與龍文明構兵驚移聖駕倉皇跋涉
宛如武岡時會陳邦傅子禹玉以二十人送駕軍容
始備復次象州

冬十有一月督師何騰蛟大敗清人於全州

瞿留守曉夕籌畫調和主客集却永忠焦璉誓于神
前刻期出師宜章伯盧昂與滇鎮總兵趙印選分路
駐全鼓勵全涌勸餉捐輸轉運不絕騰蛟得展其韜
略大敗清三王之兵于全州斬級無算獲名馬駱駝

書使慎密周遠方蠟表月數至其遠人亦以桂為歸
勅諭黔蜀進兵召入伏處之臣以下闕疑

戊子永曆二年魯監國三年
清順治五年春二月帝幸柳州

却永忠壁興安聲言被襲夜至關欲撤兵左右禁近
即欲上遷命奎輿不旋時留守瞿式耜曰不可督師
警報未至營夜驚無大恐二百里外之風塵遠使九
五露爰即播遷無寧曰國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
皇、復何依左右禁近益周章不止無已侯督師果
急甲士山立正宜觀兵督戰天威咫尺激勵將士若以

主暗宋高臣邪
於黃江一留守其
如昏朝何

身明傳錄
走為策。桂愈危，抑又不危乎？今日可到村，明日獨不可到南太乎？反覆數百言。上曰：卿不過欲朕死社稷耳。留守泣下沾衣。嚴起恒曰：明晨且議。五鼓，留守備御用銀三百兩，將進而乘輿已發矣。時二月二十二日也。

盜掠桂林

郝永忠，闖賊李自成之左營也。受撫後，素不奉約束。先是，搃兵陳龍友忠勇善戰，屢挫強敵，以二百騎候見督師何騰蛟。永忠襲其營而殺之，剽懷貪傲，其天性也。惟騰蛟稍制之前，與焦兵不睦。瞿留守曲為調

和，撫慰永忠，稍為留守用。及壁興安，會有江西進士蕭琦，留守知永豐時門生也。為人僉壬，以禮垣驟陞司馬。時居永忠營，日夜求所以媚之。遂言桂林富饒，留守殷厚，趨永忠赴闕，因聲言清兵劫營，撤兵西上。抵桂，巡撫于元燁請老以堅壁閉城，弗納。而琦詭以舊誼說留守納永忠。比入城，即縱兵宣淫擄掠，極其慘酷。焦璉遣人謂留守曰：強敵外逼，奸究內訐，勢不能兩全。願移師至桂，保公出城，駐兵城外，俟賊乏食，必出城外掠，即統兵四面擊之，不過數日而賊兵可盡。然後以全為保障，以梧為門戶，協力守虜事可

萬全留守以治兵相攻恐傷百姓且冀敵騎擣虛不聽至是留守以乘輿早發疾出送駕永忠即以數十兵逸留守車數十兵躡留守署冠服圖書被劫城中百姓奮擊俱為殺傷留守家人假何督師命箭救留守家屬得出留守裸體坐署中持令箭者逼留守登舟滇營亦自靈川撤兵城內烟火高於樓櫓留守家人放舟三里樟木港黎明少司寇劉遠生等至港留守一日一夜不飲食唯歎息不及送駕不死署中為張遠生等謂兵變倉卒急難着手請下朔平間催焦璉入援發檄遠近毋內恐檄紳士毋驚疑雜髮檄一吏

入桂息烟火收倉儲毋為亂人所搬盜留守然之舟下三十里登市井入民屋草檄分發明日留守小艇返桂城下俾知留守在也仍暫下陽朔璉兵續上楚鎮周金湯熊兆佐亦入桂城留守檄按察司僉事邵之驍部璉兵收視倉中餘米定人心三月初一日入桂廡舍零落滿城但暴屍骨火烟中燔炙氣耳留守令軍悉屯官舍灑掃街路寧其從官被擄似寡人者漸周給之太常卿黃太玄死于兵棺殮之桂城星始有人督師何騰蛟自永寧至滇鎮胡一清統兵至焦璉自平樂統兵至軍復大振

豫國公金聲恒建武侯王得仁圍贛州

聲恒雖為清臣意常快、不樂為用、及鎮江西、屢忤
按臣副將王得仁勸金反正、金領之、正月二十七日
乘清官俱集府治、驟率兵圍之、盡殲焉、令百姓俱易
漢裝、稱隆武、正朔、檄四出、遠近應嚮、江西全省俱
復、楚地震動、獨贛州未下、清鎮守湖廣羅提督恐兵
趨廣、欲先敝金兵於贛州、西觀勝負、為向背、遣人移
書曰、人心未死、誰無漢思、公創舉非常、扶大義為天
下倡、天下咸引領企足、日徬望公至、但贛州東西要
害、山州上游、公欲通粵、則贛界其中、公欲他出、則贛

乘其後、莫若先下贛、下則楚地可傳檄定矣、金以
為然、至是師帥圍贛、守將高進庫即前在吉安府
父兄妻子俱為滇兵所殺者也、又以先受師不肯下
移書佟養甲謂贛為東粵門戶、贛朝下則粵夕受兵、
贛城三面距山、皆崇崖峭壁、仰面萬仞、勢難驟攻、第
列營固守、城中乏食、不及旬日、束手待斃、我為公守
公資我糧、先有清官賫到採辦銀六萬兩、養甲借三
萬給之

三月、清人復犯桂林、督師何騰蛟帥師大敗之、追至全
州

東明傳長金一
郝賊亂後清人意桂林空虛烏金王帥兵數萬直抵
北門指揮談笑謂城且旦夕下瞿留守坐北門慰勞
軍士勉以忠義何督師督將校分三面出胡一清統
滇兵從文昌門周金湯熊兆佐統楚兵從榕樹門督
師同焦璉從北門戰未合璉即奮臂顧左右曰璉為
諸君破賊單騎橫矛直奔清營清兵圍之矢如雨下
璉左右衝擊勢如游龍清兵合而復散者數次撫粵
將軍劉起蛟見璉被陷大呼殺入與璉合擊殺數百
人貫其營而出會胡一清從東至督師撫其背曰兒
好為我破虜一清即躍馬奮擊殺數人奪款馬而馳

一清好剪馬鬃每乘馬必剪其鬃清人認為牛輒曰
此騎牛鬃子不易當也胡與焦合兵而前金湯兆佐
從旁橫擊璉標下趙興白貴統銳師四面夾攻皆殊
死戰白貴戰歿清人大奔追殺二十里烏金幾獲北
渡甘棠遁去留守于北門待督師還交相勞苦是三
月二十二日也督師遂列營格江諸師分大小兩路
軍 桂當郝賊之亂監師府縣俱散留守悉令還署
舍撫順荒餘收拾破傷治簿書誠職守招徠撫字四野
漸集大兵日需粟數百石留守然髮爪辦之督師
乃得督兵出嚴關留守上疏詣行在時天子三

宮起居當乘輿發挂塵霄裂矣。留守獨處城中，傳聞頗凶，上歎歔泣下。至是大喜，知留守在也。下璽書旌美，遣官慰視憔悴，留守寸縷無遺，賜紗段銀兩，并賜精忠貫日金圖書一方。皇太后亦賜紗段銀兩，與夫人。邵挂城儼然一都會，云留守卹死事軍士家，為壇祭之，焚白貴屍，得箭鏃數升，人皆駭曰：此揚貴後身也。

帝幸南寧府

上自柳如南寧，留守念天子宵衣旰食，南寧蠻鄉不可久蹕，日為上清輦道，請還挂督勳鎮將士，直取全

州，促巡撫曾可藻下梧，會東人有反正信，令可藻繕兵，若待款者可藻銜自署兩廣，舊例東撫稱制兼粵西，撫稱撫，留守曰：方今武人多自署撫，軍師一面牽制，輒自命貽遠人笑。周昂澣以閣部擅，留守亦疏止之。陳邦傳稱粵西世守牒四飛，留守駁止之。今日功晉五等，尚未裂土，海宇剝削，止粵西一偶，為聖蹕之地。楚滇數萬之師，日需食，輒曰：獨擁豈老成憂國，所隱料瞿留守身雖在外，朝廷綱紀無不極言力請。曰：臣與皇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原自不同于請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朝議可否，象指所關，本乳而求。

東明隆興錄一
未治未之前有又念無誨官經筵不御石室塵封何
由聞得失手書八箴于扇進一趙臺順天人錦衣
藉以武職改文階陞南寧添設巡撫有才幹能得土
司心會有潮州人胡執恭為吏部當該在先帝時陳
邦傳因襲職與執恭有舊既而執恭至廣西在邦傳
軍中邦傳之子禹玉因迎駕得近上票擬時下勅有
拜君之賜於無窮句遠近笑之禹玉欲得南寧執恭
佐之臺不讓曰治兵相攻

夏四月清將李成棟以廣東來歸詔封東安伯不拜進
侯又不拜尋封惠國公

先是清之下閩也前期鑄印特遣貝勒為大將其於
粵固未之及也成棟以副總守吳淞貝勒調隨閩
下令以偏師赴粵不意唾手得之將卒皆成棟麾下
自謂汗馬功高及佟養甲叙功疏下進兵部尚書假
便宜成棟受其節制又凡成棟所下地方委官署養甲
必亟易之以是缺望形諸詞色養甲漫不省成棟又
遣大廳方某載寶賂於朝過江西地已反正扼之不
得通密謀附和李兵號稱五十萬實十五萬而我兵
鱗集於江廣者不可勝計陳子壯雖殉難其子中書
喬生統舊卒居腹心成棟甚懼一日同署藩司袁彭

年養子李元胤登樓去梯相謂曰吾輩因國難去順
歸清然每念之自少康至今三千餘年矣正統之朝
雖有敗必有繼起而興者本朝深仁厚澤遠過唐宋
先帝之變遐荒兵憫焉今金將軍聲桓所向無前焦
將軍璉以二矢復粵七郡陳將軍邦傳雖有降書而不
解甲天時人事殆可治也又聞新天子在粵西遣
人瞻仰龍表酷似神祖將相交和神人共戴若引兵
輔之事成則易以封侯事敗亦不失為忠義是時兵
餉之權在藩司養甲牒銀五萬兩犒師彭年不與以
激怒其軍心舊將軍李明忠辱殺養甲之委署官以

治廷知

批之有池州胡奇故從養甲辦事得授南雄知府及
清遣御史劉顯明巡粵至雄守將張某訐奇提問褫
職間游省會窺見端倪以告養甲養甲不提一卒所
親從皆成棟人也計無所出勉出一示許士民復冠
裳奠以先發得賒死而成棟已密製大旗二面刺靖
虜安民四大字十五晨遣人掣去養甲所豎總督旗
而以新旗易之養甲唯、惟命時上駐南寧成棟遣
洪天耀赴行在自陳謝罪請迎乘輿時陳趙仇殺人
心皇、乍聞反正之舉驚疑百出天耀等皆舊臣降
清者力陳成棟志誠且述金聲桓及正事甚悉人心

始安諸臣在粵者爭往迎駕成棟遍布邏卒分道遮
止惟耿獻忠在梧州得先輸款詔下歸附功亞成棟
尋陞工部尚書以素與成棟家厚得不更置

夏五月清人圍南昌府

金聲桓反正江西聲撼南北警報至北京大恐盡撤
滿州驍騎移檄遠近徵兵四集遣固山譚大劉良佐
等帥師犯江西時步兵二十萬騎兵十萬水兵十萬
舟萬餘艘牛車駱駝西洋銃等無算舟尾相接浮江
而上金鼓震天亘三百里清人出師之盛前此未有
也聞聲桓圍贛州欲急救之有獻救韓伐魏之策者

遂趨江西圍南昌初聲桓反正時舊輔姜曰廣為督
師奉孟藩世子鎮守南昌精銳盡撤以行姜因文士
不嫻將畧被圍大懼不知所為

豫國公金聲桓圍贛州不克師還

先是聲桓愛高進庫才欲降之令軍士不得放礮日
增壘堅壁為久困計及南昌警至王得仁先知之計
曰我聞兵法制人不制于人莫若秘其警報不令人
知督三軍之士銳志攻城中乏食不知外救不及
三日卜必下贛下則一師守贛一師守粵知贛破
必從風而靡然後西通西粵右守嶺表清兵知贛破

放

與宸濠一轍非
王莽故事豈不
一省何其昏也

粵下必解圍向贛我以逸待勞戰則勝守則固南昌亦得息肩間出以絕糧道則數十萬之衆可殲于旦暮矣若攻城垂破而撤兵棄之強敵在前贛乘其後此危道也獨不見寧王覆轍乎聲恒以家在南昌聞警急不約王遽退師王兵見兵金退不知其故亦大奔得仁雖斬之不能禁止贛師突出自相踐踏者數十人金抵南昌突圍而入自與江西府縣仍為清有贛亦間出取吉安府南昌遂成孤注矣

建武侯王得仁救九江府師還

金聲桓已入南昌王得仁率兵二萬直趨九江姜曰

廣以檄召之得仁曰九江據長江要津清兵轉輸必由之道我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以數十萬之衆深入攻城而糧道已絕非分兵攻我即撤兵東下分則勢弱撤則師勞九江四面臨江城小而固以我守之未可卒下公輩引兵徐出東西撓擊內外夾攻此犄角之勢若棄要害入孤城譬猛虎陷阱此成擒耳日廣不聽一日夜檄數十至得仁歎曰不過欲得仁同公輩死也遂撤兵西上清人以舟師扼諸江以萬騎持勁弩駕西洋砲扼諸路得仁首先士卒轉鬪而前斬級數千奪輜重火砲什物無數城中亦出兵相應

乃入城清人屠九江老弱婦女殺掠殆盡

六月留守督師閣部瞿式耜犒師全州

前月二十七日督師何騰蛟乘勝復全陽上疏報捷不自為功曰為皇上以信臣用臣者瞿式耜一人也至是初三日式耜方病署往全勞師諸軍列營全城外數十里旌旗蔽日將帥咸袖首弓刀伏馬前曰微瞿公無以有今日

金聲恒王得仁以江西乘歸封爵有差

聲恒反正半年尚稱隆武正朔後舊有臣至述閩陷廣立之詳始改稱永曆至是反正報至留守瞿式耜

悲暑

疏請慎選持節大臣往諭聖德彼數年不見天子其號令署置苟緩急失宜不亦襲朝廷而失人心乎憂正非細少司寇劉遠生固秦人久于節鉞名聞江右可遣疏入不報尋封聲恒豫國公得仁建武侯

惠國公李成棟攻贛州不克

先是江西反正贛州不從聲恒攻圍三月困敝欲降會北兵突至南昌聲恒師退至是成棟頓兵南安信使往復迄無要領遂巡退却

帝幸肇慶府太后中宮俱駐端州

四月中李成棟遣舊臣洪天耀等迎駕上意未決勳

身明隆長金一
鎮陳邦傳等請留輔臣瞿式耜請駕幸桂疏曰興陵
兩載陷風塵成棟令地方官修葺陵殿巍然天壽彼
數年想見天子漢官一旦奮不顧身且移山趨海之
力更非有所疑也但事權踈令宜歸于一茲軍功爵
賞文武署置決于成棟若歸于朝廷則事權中擾閭
外不能專制不歸朝廷則徒虛擁且楚黔雄師百萬
騰蛟翹首威靈如望雲霓聖駕既東軍中將師謂皇
上御新復之地成棟亦有邀駕之嫌踈令既遠人心
渙散再疏令簡討蔡之俊入迎又疏令給事中蒙正
發迎駕又曰前日粵東未復上宜住桂以視楚今日

江廣反正則宜住桂以出楚軍機所在毫釐千里吏
部侍郎吳貞毓請幸廣城成棟適自嶺還師上遣使
勞軍成棟備法駕進御用嚴護衛自梧州迄端州結
綵數百里旌旗與樹色靄映甲兵與日月爭光千里
間樓船相屬極其壯麗連日天氣和朗帝駐雞籠山
有景雲覆護留守瞿式耜築三亭於其上以志其瑞碑
文至今存焉復有黃龍見于海口呂宋遣使入貢甌
邏巴國人進圖識上大喜成棟親率將士築沙堤議
改兩廣軍門為行宮留守瞿式耜命少司寇劉遠
生謂成棟曰天子天下主也爵賞征伐出自天子天

子又與天下共之。脫上駕此爵賞征伐。疑天子必有私隱。今寄政不可不嫌也。指揮進取。奚能如意。成棟曰。然。遂罷修行宮。仍以肇為發祥正位之初都。

詔加李成棟太傅。總管七省行軍大司馬。

附

時從上艱難者。頗自負五蛇功。而成棟意不懌也。盡用其素所私昵。常為清官者。布列內外。又用其乾兒元胤。本姓費河南人。門幹吳之蕃。掌錦衣衛事。凡不出其門下。并不經其題授者。必捕擊之。

惠國公李成棟師取彬州。

是月分兵三萬往湖廣彬州。先是佟李進取廣西。不克。差辦事瞿紹祖往湖南乞師。監軍兵部侍郎佟養和即養甲兄也。以兵少不允。紹祖三往。仍撥裨將田起鳳統兵五千來援。行至彬。聞變。止頓。成棟欲并其眾。計遣一介可折筭使耳。然意在縱兵擾民。時從韶郡分兵三萬取道樂昌宜章。往招起鳳。起鳳以師來歸。往來騷屑。一方不勝困敝云。

附

有潘名世者。先投清。任梧州府推官。反正後。改保昌知縣。成棟過嶺時。有養馬卒病。付名世畜之。卒

有所索不遂成棟敗歸蜚語云知縣誚君不能殺
只會殺百姓成棟怒以他事呼之至縛斬之時
閩粵多盜鄉民結寨自保廣州有一寨下瞰河成
棟舟過戲謂起鳳試往攻之起鳳登寨民懼發砲
擊斃成棟怒厲眾攻之毀之捕其貨屠其民

李成棟妄殺廣州府良民八百餘人

是時成棟得自專恣縱兵殺掠有土人衛姓者家頗
溫潤與鄰黨相謂曰兵若至須協力禦之醪酒告神
一無賴嫌酒薄告成棟謂合謀殲公等問何以為驗
曰凡內裾綴幅短一截許者其黨用以自別也成棟

怒即欲屠城會日已暮百官跪請雷雨又大作姑頓
刀凌晨邏卒四出掩得即戮之妻子飲泣皆不知所
坐云衛姓身被戮家被抄沒

盜殺潮州知府凌犀渠等

叛將車任重賊殺道臣李某潮州知府凌犀渠海陽
知縣岳桂任重故武弁後入綠林丙戌冬就撫隸王
承恩帳下為中軍官佟李至授委潮州府鎮反正後
李某由清肇慶道凌由清南寧知府岳由清懷集知
縣並調令官抵任重岳出任重所部卒不遜道直前衝
突岳怒執而笞之解府責之解道責之任重怒

峻衆兵詭稱山寇至突入三人署擒殺之

秋八月閣臣路振飛錦衣衛康永寧總兵汪某來朝從閩航海至行在

閣臣晏日曙兵部尚書蕭琦相繼去盜殺兵部右侍郎劉季鏞

季曠吉水人父升丁丑狀元以劾楊嗣昌奪情謫官家居後以起義官至閣部封廬陵伯卒謚文襄季鏞從起義丙戌授翰林待詔繼入廣西至今官戊子五月統衆至鄱縣逐清所置官而居之己而衆散己丑還行在尋出有羣盜來就撫統之至樂昌四出剽掠

禁之不止反為所殺

九月定興伯督師閣部何騰蛟復永州衡州

先是七月初十日騰蛟統勳鎮曹志建等圍永州清兵食盡殺民以食舊紳劉興秀鄉居清官力致之羈城中首被禍己而民盡九月二十日清兵突圍走至衡州旋望風遁二府皆復將恢長沙會志建不受節制還屯永之龍席關騰蛟因頓兵

冬十有一月惠國公李成棟攻贛州敗績

時為清守贛者高進庫柯某故諫左良玉麾下與成棟相締盟前此六月遣使招之約以踰秋壯救不至

當輸款至是成棟厲氣攻之軍中火具盡移以行鋏
鋤等器多方促辦又慮無舟過嶺苛執人夫舁過梅
嶺士人亦不免焉道路死者頗多既抵贛日暮薄城
將飢卒餓而成棟氣驕莫敢言者是夜城中鼓角齊
鳴清兵突出成棟策馬先奔軍士爭竄所費器械皆
棄不顧靡有存者

李成棟殺佟養甲并劉顯明

養甲於崇禎年間詭名董美由提塘得至搃兵弘光
時賄馬士英提督南直監法羸積過多貝勒至携之
入閩因令取粵反正後封漢城候帶閣銜至是成棟

敗歸以宿恨且慮有他變願指朝廷以公差遣出夜
半襲而殺之顯明則清所遣以巡粵者并将官劉某
係遼東人及同差兵部某等成棟皆分頭捕戮之時
又有內官李元培賫錢六萬來粵採辦養甲于內借
銀三萬給贛州元培以餘銀進上得入司禮仍拜成
棟為叔李元胤吳之藩弗善也力詆之成棟出師曰
陛辭即于御座旁掣之行上愕不敢問太后遣內官
問而挽之成棟不聽更肆慢語而出

督師閣部堵胤錫復湘潭進攻長沙不克
胤錫統李赤心等恢復湘潭縣赤心桀驁甚至營中

稱高氏為太后及具疏稱自成為先帝胤錫皆隱忍
聽之不上聞且請封為興國高氏弟必正革封伯
者十餘人統眾至湘潭縣屠其民長沙懼協力為清
拒守故弗克

十有二月執清人李紹祖歸于桂林誅之

紹祖瞿留守同年進士也降清任楚撫守永州何騰
蛟攻圍七旬城中乏食軍士掠婦女為糧猶堅不下
有馬廷鸞者明朝縣令吳郡太倉人也時在城中
與紹祖居守騰蛟獲其子不殺廷鸞感恩由是城中動
靜纖悉皆通清之援兵遂絕紹祖始降滇營解至桂

林留守流涕讓之曰汝素受國恩柰何生為背叛之
人死為不義之鬼今復何言紹祖曰天下人皆降清
豈獨紹祖也留守曰天下人皆不為紹祖清其柰我
何紹祖詞窮遂磔之

遣使召弋陽王不至

王江西宗室也請兵入建陽建陽者從英德縣之滄
光廠溯流而上為陽山縣連州連山縣達于湖廣地
皆深林峭壁人喜用砲卒背負不用手携而發輒
命中郡王入土人擁護之成棟屢攻弗克反正後遣
科臣洪士鵬往亦不得入七月有宣忠伯王承恩請

行遂命賈勅往十二月與王遇於陽山然衆皆居奇
自恣不聽王赴闕卒不得其要領而還有標下彭鳴
京鍾某羅某願統其衆數萬隨承恩出自効亦不果
用

己丑永曆三年 魯監國四年
清順治六年

春正月李成棟殺宣忠伯王承恩

承恩大與人世襲錦衣指揮衛事加今職至是彭鳴
京等願為之用又胡中丞田闢有衆數千亦願隨之
承恩大喜成棟聞之忌且怒初八日兩舟相遇于英
德成棟邀過舟歡飲夜闌佯醉即席殺之

李成棟殺東閣大學士朱由櫜

由櫜江西宗室壬午鄉舉廣東教諭丙戌鄉試充同
考官歷陞翰林院侍讀至是入閣出自上命成棟令
錦衣衛捕繫獄中死之

清人襲湘潭縣督師閣部定興伯何騰蛟死之

騰蛟貴州人以孝廉歷官至楚撫左夢庚反逼至南
京不從自投江中流四十里若有物負之遇救不死
清兵至糾合其鄉健勇稱滇營并統曹志建等崎嶇
湖南粵西間戰功甚多可稱中興名佐至是同搃兵
馬進忠輕騎趨李赤心營會師板長沙日已暮駐師

湘潭會進忠兵已離城所統止馬養麟五百人清總
兵徐勇得李紹祖子密報遣驍騎五十昏夜入城養
麟馳騰蛟墮馬被獲不屈死之

詔贈何騰蛟中山王予謚

騰蛟既死其夫人某幼子二人皆大罵被殺上聞之
大慟輟朝三日贈謚蔭其子文瑞為中書舍人文瑞
歷任兵部侍郎永曆五年病卒于行在

清人屠南昌府豫國公金聲恒大學士姜日廣死之建
武侯王得仁不知所終

南昌被圍有一道士至自稱雲水真人能運粟役鬼

且云合城人宜茹素戒殺自有天兵來助非惟解圍
又能破敵日廣信之凡營中有飲酒殺生者皆重罰
之百日不出兵清人因此得合圍增壘百日後道士
自言我奸細也為清朝進士現任某職汝輩不降必
遭屠戮矣城中人怒車裂而食之南昌三門傍山清
皆掘塹築牆三門沿江則以漕艘闌截江南聲恒兵
不得出發砲皆軼牆外或突江中城中升米數金易
子折骸之慘等于睢陽自夏及冬日夜混戰至正月
大雨連旬城磚毀爛清以西洋砲攻之城皆震裂聲
恒知不可守使匠為數棺闔門親屬漢裝坐入其中

四面縱火自焚王得仁統死士三百殺出澹臺門清
兵斃者無算得仁不知所之或云殉難

逸史氏曰友人何松石令南昌余與季弟西游屈
指以計八十有五甲子矣每追往事淚氣下南
昌城外有廣廈撫軍解石帆建以治兵者也壯麗
過于滕王閣而秋水長天落霞孤鶩殆與閣景相埒
歲在丙子春夏之交時值鄉試羣英咸集郡人
時華萬茂先執牛耳與盟者一百七十二人皆自
以為振矣千仞濯足萬里與日月爭光者也孰意
時異勢殊改革之際殉難殆盡姜太師被難後余

衣

復過南昌取道吉安知己零落寥、數人耳又復
四年學士郭宇止以憤死于平南王師選部蕭伯
玉以憂死于金蓮山中若萬風后輩皆遭時不偶
骨化魂銷俯仰之間俱成陳迹豈不痛哉友人為
余道南昌忠烈事甚詳豫國公人才皎、見人默
無一語建武侯遼東人髮五色人俱稱為王雜毛善
談論有謀畧當反正時有勸聲恒直趨楚地與
何騰蛟夾水而軍表裏山河必無害也聲恒不從
及南昌被圍建武侯欲扼九江絕餉道姜督師不
聽二策不用遂絕中興之望矣兩粵失余落魄遊

羅定州遇紹興人金芳為清羅定州同其兄某在
平南王尚可喜幕府與謀議二人在先帝時曾居
袁崇煥幕中芳以創敵功授靖安縣二尹得交于
忠黨舒魯直家宰熊文舉詢魯直近事則以姜勳
靖節于大同者也嗚呼忠義之氣何獨鍾豫章若
此哉予歸同一僮父路途悽愴無復生人之望十
一月二十二日遇家中遣族姪起莘候余并季弟
一九詢諸江右同盟之贛州路遇二孝廉俱易姓
者前揖勞余因閱季弟所寄札遽咋舌曰此皆起
義諸君子也俾勿高聲余笑而謂之曰不佞豈畏

死者顧諸君子安在哉孝廉曰曩者金王之難諸
君子各懷徇國之心是以受禍俱烈今其存者十
之一二也又皆或謫或隱無有安然食息于茲土
者忠義之氣之死靡他是以屢躓而不悔也子之
南昌試往觀焉余終抱于僮父不得先

二月惠國公李成棟攻贛州行至信豐卒

時江西警報日至成棟麾下各大鎮俱悉粵東繁華
不肯出師成棟獨以其屬行且愧且忿又恣睢殺戮
人皆不敢近次信豐夜聞鼓噪聲或曰清兵或曰民
變成棟醉甚倉皇上馬無一隨者渡江溺死三日後

有鐵人鉄馬浮于水面始知成棟死也朝野傷之蔭其子元胤為南陽伯

逸史氏曰余從先太師在朝無仕宦情好詢前言往行成棟雖武夫儘有過人處敬先太師瞿稼軒李愬之于裴度也信學憲袁持邱呂布之于王允也慕黃門金道隱董卓之于蔡邕也讓引監濟西事雖不行心可尚哉先士卒援南昌命雖不延志可嘉矣又謂朝廷功賞不宜濫文武職掌各宜分言官直氣宜獎進鹵簿不得與內閣機務駸、手有古大臣風闖賊肆虐成棟深恨赤心爵列五等

牧遊之力居多成棟弗是也成棟亡部曲益不振嗣後喪師失地官官諸臣欲倚牧遊以傾異已遂借譴東粉刑書先太師悉其寃直書四年朝事致牧遊君側恨之廣西由此困矣至于恣睢直慙不無有之記者著其大不遺其細若曰驕秦以失可不信哉

夏四月清人入衡州又入彬州

三月清時鄭王至長沙府四月陷衡州續陷彬州時李赤心分布各營屯駐彬州及諸屬縣一聞清兵至望風而遁清兵追之至龍虎關而還

五月督師閣部堵胤錫來朝

時胤錫過龍虎關宿民寨曾志建遣卒圍之幾不免會建以保昌侯晉永國公中書廖某賁勅印至為和解之得達行在入閣辦事三日復有督師之命志建鄞人也字光宇世襲滄州衛清人入京師合家死事者九十三人胤錫為長沙太守與志建善謀招兵志建薦揚國棟為將揚後有功晉武陵侯胤錫亦晉閣部督忠貞營志建為楚將復地得楚粵二十餘縣晉永國公即以所得地為食邑老營駐龍虎關忠貞故起羣盜所過殘虐戊子秋何騰蛟恢長沙檄忠貞

援江西取道龍虎關志建恐疾引兵還騰蛟由是遂困時胤錫復督忠貞入衛并堙木刊志建疾之設兵提防遂至格鬪胤錫為志建所獲強留月餘會有江西宗室朱謀烈舊認志建為父在志建營乘曾堵不睦欲陰搆之于中取事胤錫夜逸匿故御史何某之子何圖復家忠建率兵往索圖復不與圖復家近獠獠皆則富厚素能撫集獠人遂與志建戰志建誘殺圖復破其家圖復二子走獠獠恨志建入骨志建之銳卒亦盡矣清人橫行湖南遂無與抗者惟守道州二十縣而已後志建言及此事甚悔幾至墮淚誓殺朱

謀烈

忠貞營師次德慶州

李赤心至行在移屯德慶州時江西陷沒已久行在猶不聞會兵部侍郎程峴抗節深山至是赴聞因命賈勅趨李赤心往援途遇赤心赤心佯稱清兵已逼當亟入衛因自為殿而以子女行裝托峴護之先行比入界口守將張某利其輜重發砲斃峴而取之赤心既至屯德慶州聲言欲清君側之惡行在震恐遣堵胤錫力解之乃止
盜殺兵部侍郎程峴

峴吉安府進士舊蘇松糧道去任時招兵三百人携歸江右日與鄰里相聞姻親郭之禪解之陰武丙戍授惠湖添設巡撫畫室至粵西携家至忠貞營并胤錫家属及兩家輜重放舟東下守將利其多財殺而取之兩家屬殲焉

詔誅楊弘遠

有董姓伯爵者陝西人也上命鎮羅定州取道德慶見程峴被殺以上聞將領楊弘遠不戒軍士奉勅勦之董以砲碎楊三百艘弘遠伏誅亂兵殲焉
滇將趙印還來桂林

印選滇將也。初清入南京時，印選同王一清王永祚出滇，勤王至江西，吳浙俱為清有。遇清將高進庫與戰，襲其老營，盡殺其父兄妻子，進庫忿戰益力，破滇軍三人走湖南，投閣部何騰蛟。己丑正月，清人破湖南，執騰蛟於湘潭，楚地盡為清有。三人相謂曰：吾濟以勤王出滇，因國破軍亡，暫依何閣部，今閣部死，軍新破，不可復振。將死封疆，子則吾無封疆責，將就降乎？則當時之出滇者謂何桂林留守督師，仁慈好士，可與共當一面，盍往焉。收殘卒得萬餘，宵走桂林，留守大喜，遣使郊迎，但部署不嚴，所過多行劫掠。焦新

興部將趙興好剛使氣，怒滇營之橫，遂治兵相攻，殺滇兵四五人，幾成肘腋之變。留守亟詔新興語之曰：國家危在旦夕，方賴諸將軍協力同心，共扶社稷，豈容私鬪？兩軍皆感泣。焦新興斬趙興以謝滇將，事始得釋。因進印選開國公，一清興寧侯，王永祚寧遠伯，守滇軍，守桂林，全州是為滇營。焦新興守陽朔。

焦璉殺其將趙興

死不以罪，粵人惜之。自白貴戰死，趙興劉起蛟相繼誅，焦營自此弱矣。

逸史氏曰：紂、武夫公侯于城，趙興是耶？始安所

統焦兵最弱敵之輒火創之何以致此茅平菴僧
為余道劉將軍起蛟戰于虞山下帶首級垂馬下
纍、如貫珠當是時勇幾殲嗟乎此真將軍也獨
白將軍貴以戰死趙劉二將皆以細過誅嗟乎乃
壞汝萬里長城不獨宣國之過也

新興侯焦璉治師陽朔

逸史氏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雖天步艱難使各
勲鎮同心協力上下和睦即傾國南牧豈能長驅
也哉焦宣國見余于陽朔舟中促膝而語淚簌
下余與先太師語弗省也一日余讀范文正公傳

先太師語余曰今日無地可耕有城必守余曰談
何容易惟焦侯可符斯意耳太師默然

秋七月新興侯焦璉開國公趙印選遣將王永祚張明
剛同圍永州

九月督師閣部堵胤錫卒于潯州

乙未冬余同清凝上人避兵陽羨山中識公里次年
春公長子閔闕至楚覲公余欽敬者久之通家吳二
公子天石述公招忠貞營始末余喟然曰自成為率
土大仇其部曲雖無罪獨不念朱忠全故事耶先生
之志則大矣未幾余遊粵悉公事忠貞自蜀轉戰由

楚至梧休息甲士初無入東粵意焚掠特甚行都近郊諸璫凜焉是時貂璫鹵簿秉政每用強鎮之勢脅天子復借天子之權制朝士大抵崔胤故智也武岡則以劉承胤潯州則以陳邦傳東粵則以李成棟而朝中之士又各值朋黨爭門戶楚人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秦人劉湘客浙人金堡舉朝側目稱為五虎皆海內名士素以先太師為景行自附于正人之列至於凌轢官府侵軋同寮所恃東諸侯也吳人吳貞毓張孝起吳霖朱士鯤燕人于元燁蜀人程源趙昱豫人朱謀烈等皆朝中燿者遼人馬吉翔上之

偉臣也北人夏國祥以士人為內侍者也俱心恨五人并忌東諸侯陰以陳邦傳為朱全忠李茂貞不勝則寄徑于牧遊而藉忠貞以佐邦傳故牧遊入朝激忠貞入東、人力圖中興以東土為行都是誰力也若邊臣提兵咸入衛縻東土不能屯正竭東鎔銖不能供億牧遊無以應移先太師稼軒書云上有密勅東人握君子掌一朝不戒生劫入舟朕不復有中土之望唯卿與瞿先生圖之先太師得書知斯語非上意復書曰我輩不力事封疆聽人臯牢而起募端非社稷福也公無可柰何未幾公薨公長子以疾天子

忠貞營中公之家屬死于德慶州乳兵蜀人武陵侯
楊國棟每向余悲之公之夫人獨留家困頓持甚今
里中故國士大夫有過而問焉否耶萬里孤忠骨銷塵
土今日為公叙其事不可謂無緣也已庚寅春余
圖入蜀不果悶甚太師手持一編至曰此堵太師之
手蹟也弟世治春秋少有異才堵太史數年之精神
于是乎在子為之正之堵死不朽矣余受命正其疑
而刪其繁蕪兩月始畢封滇事沸先太師又曰春秋
于弑君之賊污其宮瀦其室先帝之變忠貞是由堵
牧遊儼然錫其子姪何歟余唯嗚呼華督殺殤公

後有忠良世其家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亦春秋
之義歟弟赤心勇于私闖怯于公戰仍穿窬之故智
牧遊不省也依以為重猶童蒙之鶴云

清人破梅嶺治兵中寨

清耿尚二王將下廣東駐師吉安府命贛州守將高
進庫為嚮道之柘樹清人舉火焚之引師屯中寨贛
州清將柯某以六騎逐我兵四百餘人謂進庫曰南
雄即日可下也高謂柯曰南雄破當壽我四千金柯
不應因此不進余從清寨中閱遊至行在語太司馬
曰譬賊人已入門戶主人猶熟睡耶不省

永國公曹志建遣人報捷

清定南王孔有德至衡州馬蛟麟先期攻道州志建與戰敗遂出白金二十二萬置營中令曰斬一級者賞金一錠軍士爭先赴敵死戰清人大敗斬首無算蛟麟却走志建遣人赴行在獻捷

冬十月寶豐伯羅成耀戍南雄次於韶州

清兵在中寨舉朝震恐命羅成耀戍南雄府為禦敵之計成耀畏懦師至韶州止馬韶與南雄尚隔十里也

十有一月忠貞營至梧州李赤心死

先是流賊李自成破北京沿邊鎮將無不望風而靡獨吳三桂世鎮關外不服自成欲往征之軍師宋矮子曰皇爺去皇爺不利三桂來三桂不利自成不聽至山海關與三桂戰三桂兵敗宋矮子云明日午時數當大凶宜收兵回京又不從是晚矮子忽失所在次日已午間忽見塵沙山起聲如雷鳴軍士色戰自成大驚不知何故方錯愕間清兵突至自成兵不能支大敗而奔至紫荆關遣本朝降將唐通守之通復降清自成至陝西稍收部署殘兵尚五十餘萬而清騎三千猝至自成曰來何神也遂發兵圍之二日三夜

人馬寂然自成不敢擊欲伺其動靜方勦滅之而清
大兵已至三千騎從中奮起金鼓齊鳴左右衝突
內外夾攻自成復大敗奔自湖廣至江西屯兵九江
山中或曰黃州忽一日單騎出至民寨為鄉兵王姓兄
弟所殺存兵三十餘萬自成兄子李錦賜名赤心
號一隻席同自成妻兄高必正左營郝永忠等十八
人俱至湖南隆武元年馬吉翔往招撫不從後督師
何騰蛟堵截錫招撫之各受封號為忠貞營至是楚
地已失計無所之佯入衛粵西郡縣受其荼毒陳邦
傳與之聯姻冀藉其力以傾東勲殊不知放虎自衛

也師次橫州止焉赤心死必正統其眾其部下將領
岳侯某病死于梧州淮侯劉國昌出懷集或曰降清
或曰死矣兵散橫州屬南寧府界在南潯之間
十有二月王永祚張明剛敗績於永州

永州三面距河我軍以陸師臨其一而清帥李東斗
堅守五月食盡兵疲猶不肯下是月十二日會孔有
德兵至銜枚疾走逃出河外乘我不意取我老營我
兵自相擾亂遂各逃入山谷棄甲兵而走百姓恨滇
營之擄掠也爭縛而獻諸清惟焦部將張明劉全師還
留守瞿式耜頌足曰我畜銳卒兩年一朝奔潰豈天

果不祚明耶嗣後出偏師以恢楚者不可復問而粵西之門戶危于累卵矣

清人屠南雄府羅成耀逃自韶州伏誅

清既屠南雄西上成耀棄韶州至廣城會輔臣何吾騶輦餉至行在中途成耀劫掠密勅李元胤計之元胤遂于席間斬之以正失守封疆縱軍劫掠之罪

郝尚文以潮州降清

余里人

朝行在道由閩中見郝尚文述潮州

事云尚文之子因在南京未降時已遣人通馬部院矣至是遂以潮州降

馬部院各國柱

庚寅永曆四年清順治七年

春正月帝幸梧州南陽伯李元胤留守肇慶

南雄失守成耀棄韶報至行在震恐戒舟西上給事中
中金堡爭之不得留守瞿式耜疏曰粵東水多於山
雖良騎不能野合自成棟反正上有寧字財賦繁盛十
倍于粵西衣甲糧餉內可自強外可借款材官兵
士南北相雜制勝致王可操券而求也且韶去肇千
餘里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傳曰
我能往寇亦能往以天下之大止存一隅退寸失寸
退尺失尺今乃朝聞警而夕登舟不知將退至何地

東日居長金一
疏再上而已移聲抵梧矣百官踉蹌就道提督禁旅
都督同知南陽伯李元胤慨然曰百官皆去將委空
城以待敵耶遂留守之

杜永和出奔海口復入廣城

先是鎮守廣東江寧伯兼管兩廣印務杜永和棄城
奔海口李元胤移檄責之永和復還廣州堅守

盜掠廣西巡撫魯可藻新興侯焦璉遣兵討之盜奔龍
虎關永國公曹志建誅之

時可藻丁艱居舟中永國公榷稅官劉成玉利其貨
欲劫之可藻竊聞即放舟赴行在適舟柁壞不能行

成玉兵卒至撫標下趙玉已與成玉同謀遂無禦者劫
掠一空宣國公焦璉聞之怒即遣兵討成玉成玉奔
永國軍兩國兵幾相向余時在恭城致書永國勸解
之志建杖死成玉事始解

逸史氏曰天下安制在相天下危制在將相和
則士卒豫附非獨將相然也將與將亦然中興永
國宣國皆有將畧永勤而器小宣勇而才踈小人
間之遂至兵敗身歿豈不悲夫劉成玉平樂隸也
為永國榷稅將趙玉惠國公蒼頭也為撫軍旗鼓
兩人始相好繼相惡也撫軍在兩人臬牢中成玉

豐撫軍于永國而撫軍不之覺也庚寅正月十日
余送清凝上人東歸見撫軍撫軍大言欲經畧東
南謀寄徑龍席閑余因見永國語甚異余曰宋時
李忠定公出撫河東以幕中多士遂至將相之情
扞格不通終于無濟文士且敗事况羣小諛佞輩
乎永國心善余言而成王遂以十四日提兵掠撫
軍矣宣國聞變即日發兵靡平樂余在恭城致書
永國曰方今天子蒙塵強敵四逼惟藉羣公固廉
藺之交繼拒文之烈乃忘君父之大仇修細人之
微隙天下後世以為此何等舉動哉永國悟兵始

解宣國兵多鄉人皆土著粵人心歸之永國兵皆
楚人以何圖復故犛犛士民恨焉是役也兩人之
構雖釋兩國軍士益立門戶如水火矣嗣後清人
襲曹關借犛犛之力清人襲平樂將士不戰疑為
永國兵嗚呼犛爾一隅將帥如此尚何言哉

新興侯焦璉帥師入衛

璉以討劉成玉故帥師東下遂赴行在

滇人孫朝宗入貢

朝宗一名可望流賊張獻忠養子也獻忠破蜀屠戮
殆盡、收蜀府金銀載入錦江為川將楊展截殺重

償悉沉江中奪入貴州病死時李赤心已歸順朝宗
慨然曰我輩汗馬二十年破壞天下張李究無寸土
而清享漁人之利甚無謂也我當仍歸明朝力挈天
下而還之一雪此耻遂率衆入雲南會沐國公為洞
蛮所劫即提兵平蛮與沐結姻歸朝廷因封景國公
武康伯胡執恭同陳邦傳假堵牧遊令檀封朝宗為
秦王矯詔所載崇之以監國許之以九錫推之以總
攬朝政節制天下兵馬事之以父師朝宗傳檄四方定
番俟皮熊首叅其不道留守瞿式耜疏請斬胡意
恭以正欺君辱國之罪朝宗亦知封王非出朝廷執

至是遣人入貢黃金一萬兩良馬一百匹自上書請
封復以黃金四萬兩賂朝貴高必正出疏爭之閣臣
嚴起恒堅執不許由是怨兩人入骨矣

慶國公陳邦傳帥師入衛詔杖禮科給事中金堡兵科
給事中丁時魁尋遣戍削奪都察院左都御史袁彭年
翰林院侍讀劉湘容遣戍兵科給事中蒙正發

時詞諫諸臣多失人意羣革伺權者指政所必去會
陳邦傳入衛遂下丁時魁金堡蒙正發劉湘容詔獄
瞿式耜聞報上疏申救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
刑再疏爭之曰詔獄追賊乃魏忠賢弄權鍛鍊楊左

等事不可祖而行之上頒勅命四人罪狀皆宦官意
勅出忌者之手式耜封還謂法天下之公也不可蜚
語橫加開天下之疑失遠人之望凡七疏皆不報詔
伏金僊了時魁削奪袁彭年劉湘客蒙正發亦遣發
逸史氏曰嗚呼桂之亡也奚俟庚寅之十一月耶
詔獄興而亡於是乎在矣武岡之難上馳太后中
宮騎錦衣馬吉翔步從三日不得食至一士人舍
其人供神宗像與上貌類上且拜且泣士人夜夢
有天神降其家諸天人悉從有二學士侍側一鬚
而魁梧者曰此蘇學士也一秀而傑疲者曰此李

泌山人也士人師學士方以智識其貌似山人奇
之寤因自端曰當中南坐者豈當今天子耶跪而
進膳上受之大駭羣御人環視各具雞黍吉翔慰
之翌日土司車祐始來朝充器用具卒乘黃金刀
若吉翔者真患難君臣也

吉翔倖上時窺太后堡大怒欲殺之大司農吳貞
毓當成棟反正時大勸上蹕五羊又以縣令薦于
成棟得賄八百金成棟輕之堡奏其事二人恨堡
入骨劉湘客貪了時魁富金給事刻意清操有所
需求輒資于二人二人有彈劾或敲骨吸髓則以

金給事先之袁彭年中郎子神宗朝東林苗裔也
及正後與東諸侯善蒙正發給事其鄉人每除
輒出五人手每一令出五人自伐其功遂為眾的
道路以目上移蹕梧州陳邦傳自潯州入衛遂下
四人于獄而疏彭年留守閱邸報得堡疏愛其文
憐其遇至于泣下七疏申救而吉翔貞毓及朝士
并恨苗守思中傷不遺力矣留守文臣不嫻兵凡
所以彈壓勲鎮號令諸軍者惟曰借爵賞以勵將
士也從來勲鎮不得獻士于廷是時吉翔秉政督撫
有疏尚稽遲勲鎮薦人朝拜疏而夕下矣一日藉

軍餉以養戰士也焦餉六萬半食桂林灌陽入永
國義興入宜章惟靈田臨桂二縣督府得專資焉
滇營舊為楚鎮食楚地十二月之敗全撫馬光匿
穴中餉道絕趙印選愬之朝司農牒二邑之餉與
之錢穀之出入并不在督府矣嗚呼名為留守不
知何藉可守號督師不知何師可督哉自入桂以
來列較勲鎮可以推腹心共患難惟宣國一人
耳印選軋之駐平樂矣鞭長難及又恐其復合也
每師退必曰焦兵來桂截老營也自全退榕江榕
江退木黎嶺莫不皆然夫以笮、一桂扞江南半

壁剪其手足，掣其肘腋，城無一卒，庫無一錢，雖武
戾復生，亦柰之何？留守時為余言，藪、欲淚可傷
也。已欽宗之棄李綱也，出之于外，秦檜之殺岳飛
也，罷其兵權，今更仇讐事之，方面托之，委國于仇
委仇于敵，用之而即殺之，奸臣之誤國也，愈出而
愈奇矣。先太師以余善理財，余曰：「蕞爾國，惟錢法
鹽政屯田三事耳。遂開錢局，月得二萬金，余意得
請于朝，東省行錢，則以錢易鹽，以鹽使民地可漸
闢，財可漸理。嗚呼！朝廷方困廣西，其肯濟廣西耶？」
印選一日來，小東舉忽發大言，請餉恢，永余曰：「全

州無敵，柰何棄之而欲他圖乎？楚師數萬，食粵地，
師老則財匱，財匱則兵散，敵來何以應？金給事曰：
「今日敵來，諸君肯降耶？」敵亦何屑受君等降耶？余
曰：「莫若三分現在之兵，一軍守全城，一軍衝鋒出，
奇兵一軍屯田充餉。印選勃然曰：「屯田須牛種，練
兵須足食，衝鋒須堅甲利兵。方學士曰：「努力向前，
自有天授。印選默然。余因歎曰：「外患可禦，內究難
除。桂其殆哉！此庚寅八月九日也。嗟乎！一桂林也，
在內則馬、吳諸臣，在外則趙、陳諸勳鎮，日夜圖維，
以亡桂為事，而一老臣拮据其中，此寔難矣。桂亡

時余遇李元胤於梧州云朝士聞桂警有酌酒稱
賀者嗚呼獨何心哉獨何心哉

趙印選自桂林逃靖江世子及其弟鎮國將軍死之清
人入桂林督師閣部臨桂伯瞿式耜總督楚師司馬張
同敞不屈死之

十月初五日清人大舉入嚴關趙印選胡一清王永
祚佯以分餉入桂林榕江其空壁也武陵侯楊國棟
寧武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榕江軍未見敵而四潰
留守發使趨印選兵出城、中大乳沿途驅掠留守
合戰不得城外潰兵雲飛鳥散水東門外烟火蔽天

鳴鑼聲繞城靖江王及綏寧侯蒲纓出走王世子及
其次子俱縊于宮中留守方巾行衣危坐署中胡一
清躍馬入署曰至矣至矣公上馬且從一清去留守
曰去何之從一清去何如從留守留守因舉杯屬一
清曰能飲酒乎一清曰今日豈飲酒時遂躍馬遁去
適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過東江不及家來留守署
留守喜曰敞至我死不孤矣敞曰公將何行留守曰
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更復何去敞曰將欲
得當以他圖也公有命敞不敢死遂止飲酒督標致
遠將軍戚良勳牽三馬至跪而請曰公為元老係國

安危身出危城尚可號召諸勳再圖恢復留守曰四年忍死留守其義謂何我為大臣不能禦虜以至於此更何面目見皇上提調諸勳乎遣之出城復有家
人泣請曰當忍死須臾次公子從海上來二三日且至萬里赴行在之一面而訣留守曰我重負天子尚念及兒女郎亟揮之曰去毋亂我厥明清兵入二公冠帶南面坐清兵望見以為神不敢入乃發千人圍留守署執去見定南王孔有德有德曰公閣部耶好閣部留守曰汝王子耶好王子有德箕踞地上顧曰坐留守曰我不慣胡坐有德肅然起且揖之見同敵

將忍狀

曰汝何人左右命之跪敵大罵曰汝非我毛姻家僕耶提溺器時誰為汝跪有德大怒厲聲曰余大聖人之後也敵曰汝等已為犬羊辱侮先聖罪當死有德氣咽直前批其頰旁武士或牽項或以刀背折足強作跪將敵大罵不屈牽去將斬之留守正色叱曰張司馬國之大臣不得無禮死則我同死有德素重留守悚然遂止因曰某年二十起兵海上橫行山東南面稱孤後為清將賜號稱三擁眾數萬任以南方之事富貴如此公今日降明日亦然語曰識時務者呼為俊傑清自甲申乘闖賊之變驅馳中國五年之間

南北一統至一縣、破至一州、亡天時人事意可知矣。公守一城、扞天下數年于茲、屢挫強兵、能已見于天下、尚誰為乎？不轉禍為福、建立非常、以事明者、事清、無憂富貴、空以身膏艸野、誰復知之？留守曰：汝為丈夫、既不能盡忠、本朝復不能自起、逐鹿稱孤、未幾、甘為虜人、鷹犬俊傑、固如是乎？尚得以時務富貴、欺天下男子、即昔少康一成、一旅恢復、光武十八年中興、天時人事、未可知也。且本閣部無功德、異能受累朝大德、位三公、兼侯伯、常願殫精竭力、埽清中原、今大志不就、自痛負國、雖刀鋸湯鑊、百死莫贖、尚蒙

口皆虜字

耻于腥羶中、遂臭耶！一死足矣、毋多言、有德知不可、屈、愈欲降之、搃督叱曰：癡口、口豈有天朝大臣降口者乎？有德愈重之、館二公于別所、防禦甚嚴、而供帳飲食、如待上賓、留守日與搃督慷慨、賡和清臬司王三元、蒼梧道彭燿、皆留守里人、有德使說以百端、不應、復進曰：國家興亡、何代無之、人生若朝露、何自苦如此？公可薙髮為僧、自當了悟、為世人所不能焉、豈僅、守拘儒之節耶？留守曰：僧者降臣之別名也、佛即聖人、聖人人倫之至也、未識人倫、何為了悟？賦詩倡和、自若。見浩氣吟二人見其至誠、喟然曰：此真正人不

觀此則黃冠顧問之語實非出在信國之口矣

敢復言會留守遣死士遺焦璉書極言清兵羸弱勸
璉急提兵抵桂林且曰中興大計無以我為念邏卒
得之以獻有德大恐閏十一月十七日晨請二人留
守方食撤輿總督振衣同出留守曰我二人多治
四十一日今事畢矣總督曰快哉行也今日獲死所
清人皆為泣下二公顏色不變洋如平時總督藏
一白網巾於懷至是服之曰為先帝服也將服此以
見先帝至獨秀下留守指曰一生只愛泉石願死于
此整衣冠爭就刃俱被殺時日色無光大雷冬發遠
近士民莫不流涕同被難者旗鼓陳希賢錦衣衛楊

治當作活

芳齡家人陳祥先是初三日留守知不可守遣坐營
制勝將軍徐高賚印謝表赴行在道阻匿陽朔山中
清人攻徃洞獲之至是亦同殉難滇營一卒怨總督
剗其心食有德怒而殺之阿達哈、番又一拖沙刺
哈方馬蛟麟蒞殺推重留守命以蘆蓆覆之加土于
上越三日侍御姚端留守門下士也楊藝入王印謀
殮兩公啓視留守刃血在頸身首不殊面色不變雨
人撫之而哭曰忠魂儼在知某等殮公平乎忽張目左
右視楊撫之曰次子來見公耶長公失所耶目猶視
端叩首曰我知師心矣天子已幸南寧師徒雲集焦

焦侯無恙目始瞑遂具衣冠殮淺葬三公於風洞之
曠地姚端築室于旁同清凝上人守墓不去云
留守孫翰林院檢討昌文于十月遣人入行在辭世
襲臨桂伯爵印且陳桂林不可守狀聞警辭朝同南
大司馬魯可藻御史朱田林間道而上阻山中次年
四月為叛將王陳策扶之以出至梧州大學士方以
智為僧在大雄寺聞昌文將至謂清將馬蛟麟曰瞿
閣部精忠今古無兩其長孫來汝能以德綏之義聲
重于天下矣蛟麟以為然厚遇之浙人魏元翼以墨
吏黥心恨昌文譖于清將執之至桂將甘心焉未至

一日元翼家中鐵索鏗然統室有聲元翼伏地請罪
忽吳語曰汝不忠不義乃欲殺我孫耶元翼叩頭乞
緩三日少畢家事又忽楚語曰此不義奴速殺之奚
問焉九竅流血而死有德疾遣將禱于城隍忽見宮
簷司馬四大字入殿見樞督南面儼然大驚拜歸以
告有德大駭供雙忠神位于鐵佛寺昌文適至有德
因厚禮之昌文遂遷留守樞于明月洞清凝亦遷樞
督之柩與夫人合葬焉樞督無子惟一女適兵部主
事吳重義改葬之晨夫婦適至人謂忠義所感云清
凝上人者陽羨人真誠不談禪能急人難從予入粵

適

留守愛而禮之桂陷時邊在昭平同留守次子元銷
崎嶇赴難走至永安州遇兵玄銷失于路清凝倉皇
入桂林而留守已歿清凝結廬於柩側朝夕焚香種
蔬自給衣食時缺終依、不忍去玄銷有至性三
月航海覲親艱苦備嘗至十月始至粵西萬里尋親
不獲一見可哀也矣或曰已死或曰入滇不知所終
逸史氏曰人有五福死往、重考終命余以為非也
士生亂世不能馬革裹尸亦當肆諸市朝余乞酉詹
世勲不能死我丙戌仇人不能死我戊子己丑虎
狼盜賊不能死我庚寅辛卯刀鎗劍戟不能死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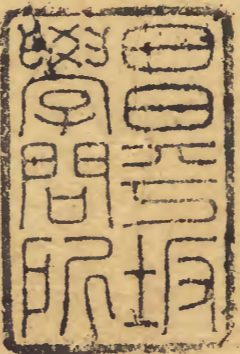
此下似當有詩

是書既成世有黃祖輩否耶國可滅史不可滅死
固甘心矣因作長歌



東月閣日記一

東明聞見錄終



文化成展

